



风铃

FENGLING

投稿邮箱：lybdx1862@163.com

青城往事

老屋情结

文/乔峻岭



文苑心语

池塘荷韵

文/罗依衣

盛夏正午，我走过那条熟悉的小径，远远便望见一池碧水。近一些看去——满塘的荷花，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，犹如一群穿绿衣服的仙子刚刚出浴一样，还有点害羞和矜持的感觉。

荷叶是极有层次的。新生的卷叶，嫩生生的，卷成一个小筒，好像婴儿攥紧的拳头，又像古书里说的“未展芭蕉”，只是比芭蕉还要娇嫩一些。再展开一点就成了圆盘，边缘略带弧度地向上翻卷着，托起了一滴滴露珠。水珠圆滚滚的，在叶片中心滚动着，太阳一照，晶莹剔透。我想起了古人说过的话：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用在这里就很恰当了。已经完全舒展的老叶，墨绿墨绿的，叶脉清晰如掌纹，撑开一把把碧绿的伞，伞下一片阴凉。鱼儿想必是喜欢这阴凉的——偶尔一尾红鲤游过，倏忽又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圈圈涟漪渐渐扩散开来。

荷花开得很矜持。有的还是花骨朵，尖尖的、粉粉的，好像蘸饱了胭脂的笔尖，直指天空。有的半开着，有几片花瓣向外微微张开了一些，露出了里面嫩黄色的蕊，就像一个少女，用手帕遮住了脸庞，但是又忍不住从手指间偷偷地窥视着这个世界。盛开的便大方多了，一瓣一瓣舒展开来，层层叠叠地排列，尽展娇艳。风吹过的时候，整朵花微微颤动，仿佛在窃窃私语一般，又好像在轻声笑着。它的香味也是淡淡的，若有若无的，如果你凑近去闻的话反而没有了；而远远站着的时候，它又会飘过来，在你的衣服上、头发上留下缕缕痕迹。

荷叶的影、荷花的影都浸在水中微微荡漾着，碎碎地如同一幅被水浸透了的水墨画。这时有一只蜻蜓飞过来，在一个未开完全的花苞上停下来，它的翅膀在阳光之下闪着蓝绿色的光。过了一阵之后，它才振动着翅膀飞走了，而那个花

苞也轻轻摇晃了一下，好像仍然留恋刚才的邂逅。

这池塘我是熟悉的。小时候就经常来玩，那时认为荷叶很有趣，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在头上当伞用，又摘下一些莲子来剥着吃。如今再看，却看出了几分禅意。古人爱荷，爱它的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将它比作君子。我认为荷花并不在意别人的赞美。不管世人如何评说，它只是静静地开，静静地谢。淤泥也好，清水也罢，对它而言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它虽然生自淤泥之中却绽放出了纯洁的花朵；立于水面之上而不为水所困。这份自在，是许多人所不及的。

太阳慢慢西沉，夕阳把荷花染成了金色。风也变大了一些，满塘的荷叶便哗啦啦地响，好像是有人在鼓掌。那几朵晚开的荷花，在夕阳之下格外美丽，花瓣几乎透明，能看见里面细细的纹路。两只白鹭飞过来，在岸边浅水中站定后，长腿笔直地站立着，细长的颈弯曲成了一个漂亮的弧度，不时地啄食水里的鱼虾，然后抬起头来，歪着脑袋看着荷花。

池塘蒙上一层淡紫色的薄雾，荷花的颜色也由鲜明转为淡雅，红、白两色都被暮色浸染成了模糊的一抹轮廓。但是香味却更加明显地在微风中飘荡开来，甜甜的，使人想起了妈妈温暖的怀抱。萤火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在荷叶间闪现着光芒，仿佛是荷花的灵魂化作的光点一样。

池塘隐藏在了夜色之中，只能听到蛙鸣，风拂过荷花的沙沙声。那荷花大概还在开吧，在月光之下静静地开着，不管有没有人来看。忽然想起周敦颐的话：“菊之爱，陶后鲜有闻。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”

今夜，这满池的荷，便是我的知己了。

梦见老屋了，在县城楼房的卧室梦见的。父亲坐在炕边抽着旱烟，母亲盘腿坐在地上拉风箱。二老已经作古多年。老屋的墙壁由泥坯垒成，房顶为土木结构，炕沿是水泥浇筑而成。地面最初铺着厚厚的渣土泥，后来父亲买回砖块，铲掉渣土泥，重新铺成了砖地。杨木窗框由多条木条横竖拼接，形成一个“田”字格，我们俗称窗格子。每到过年，家家户户把窗格打扫干净，刷上浆糊，糊上新麻纸，再在窗户正中贴上窗花，屋内瞬间就有了浓浓的年味。儿时，我无数次爬上火炕，认真描摹窗上的窗花，窗花算是我的第一位“美术启蒙老师”。

老屋院子里，至今仍矗立着两棵大榆树，枝繁叶茂，枝干苍劲，常年是喜鹊筑巢安家的好去处。

爬树掏喜鹊窝、上房掏麻雀窝，是童年一大乐事。谁敢登高上树，就能在小伙伴中间引以为傲。这两棵大树，至今仍是村里一道别致的风景。每到夏天，屋前院内绿意层层叠叠，种着西红柿、豆角、黄瓜、香菜、葫芦、生菜等各类蔬菜。母亲勤劳善良、敦厚朴实，常年默默帮父亲操持家业，硬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独自辛劳把我们兄弟姐妹5人拉扯长大。母亲还养猪、羊、鸡、兔，变卖之后补贴家用，为父亲分担生活压力。她待人热忱，与邻里相处和睦，谁家遇上难处，总会主动伸手帮衬。

老屋大院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，拿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划出方格，玩起“跳方”游戏。常常疯玩到夕阳西下，被大人拿着笤帚撵着回家，一个个小嘴撅得老高，仿佛能拴住一头毛驴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鸡鸣声响起，我们早已忘了昨日的委屈，又相约聚在一起，欢声笑语回荡在院墙屋顶。

土坯房屋全靠泥土筑造，每年都要和泥抹墙修缮。抹房既是老屋保养的要紧事，也是邻里欢聚的喜庆事。抹房当天，父母早早起身，父亲请来村里手艺过硬的匠人，众人挑水和泥，一部分人在屋顶抹灰，一部分人在院中用铁锹、泥杈往上抛送泥料；婶子大娘们则在灶台前忙碌，蒸黄米年糕、捏糕、炸油糕，大伙互帮互助，一派热闹和睦。开饭时，母亲总要叮嘱我们给左右邻居送去油炸糕。只要村里一户人家抹房，整条街巷都飘着糕香，那是沁入骨髓的粮食本香，更是淳朴醇厚的人情味道。每到抹房时节，我都格外欢喜，又能吃到金黄酥脆的油炸糕了。大人们忙着修缮房屋，我和小伙伴便利用剩余的泥巴搭建小土屋，尽兴玩起过家家。

夜幕降临，是一天当中最悠然的时刻。当年没有电灯，全靠一盏煤油灯照明。灯火如豆，昏黄光晕在屋内轻轻晃动，映着孩童天真的笑脸与父母慈祥的面容，静谧安然，令人心醉。我们写完作业，父亲照料完牛羊，母亲收拾妥家务，我们便缠着二老讲故事。夏夜，母亲把草垫铺在房檐台，指着漫天星斗，娓娓讲述牛郎织女的传说；冬夜，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父亲借着炉火暖意，缓缓道出励志旧事。那些故事入耳入心，悄悄丰盈了我们儿时的梦想。

老屋的每一块泥土、每一片草木，都留存着父母的烟火温情与年少岁月的欢声笑语。抹房互助的淳朴乡情、煤油灯下的脉脉温情、小院里无忧无虑的嬉闹，都是乡土岁月最珍贵的馈赠。时光更迭，老屋早已淡出视野，旧景难再重现，但根植于老屋的善良家风、质朴品性、邻里温情，早已沉淀成生命的底色。这份绵长的乡愁，是回望，更是传承，默默滋养着我往后的每一段人生路，让平凡岁月始终温暖有光。